



凯撒不爱我

追寻新闻人的自由传统与典范

王健壮 著

014019284

K815.42

04

凯撒不爱我

追寻新闻人的自由传统与典范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北航

C1707572

K815.42
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凯撒不爱我 / 王健壮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495-4881-1

I. ①凯… II. ①王… III. ①记者 - 生平事迹 - 世界 - 现代

IV. ① K81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463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9.25 字数: 85千字 图片: 36幅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i

imaginist

182010416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
想
国

imaginist

序一

“记者”是一种生活方式

卢跃刚

傍晚时分，我和健壮并肩走在台北的大街上。他像其他台湾新闻界的老朋友一样地问我，对台湾印象如何？我却说了一件似不相干的小事。我说，下午刚参观过“总统府”前公园里的二二八纪念碑，“我发现，纪念碑碑文有个标点符号错了”。他诧异，脸上大概写着“不可能”。只有三百多字，多少人精雕细镂，怎么会错？我写给他看，他一看，说：“是错了。”我说：“在那地方，这种错误是不能犯的。”

健壮的脸色忽然凝重，继而松开，笑指我：“你够屌。”同样的话，台湾时，他还说过一次。他问我，台湾某作家的书法如何，我说：“还可以。”他一楞，问：“还可以？哈哈，

你够屌。”其实，某作家的书法我早就注意到，看过一些题赠，说“还可以”是客气的。此公书法，“其俗在骨”。书如人，后来表现果然。

“屌”或“屌人”，在大陆是骂人。台湾想来不是。观健壮语境，理解不错的话，“够屌的”，应是亲昵朋友间的口头语，挑剔、刁钻、调皮、挖苦之意。挑错字，论书法，错字乃庄严纪念碑之错字，书法乃台湾名家之书法，想一想，是有点冷门，是有点“屌”。如今网络“屌丝”一说，则是另外一套语言了。

我想说的是，与健壮相识交往，了无禁忌，此前可上溯四年，也就是二〇〇五年，他在本书《自序》里说到的那年那个场合。龙应台家里一个大沙龙，一整天的时间，两岸三地以及马来西亚各大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同人，各家有本难念的经，忧心忡忡地讨论着华文媒体的未来。台湾来的都是很了得的人物：《天下》杂志的出品人、名记者殷允芃，《中国时报》总编辑黄清龙，中天电视执行副总裁陈浩，《商业周刊》创办人金惟纯，还有时任《新新闻周刊》社长的健壮。

如健壮说，在龙家的阳台上，吹海风，看轮船，回忆三年前去世的余纪忠老先生，感叹民主化以后，壹媒体入台搅

局，庸俗商人控盘，台湾严肃媒体江河日下。

《冰点》与龙应台以及《中国时报》的完美合作，是我那天发言的内容。二〇〇五年连战以国民党党主席的身份、宋楚瑜以亲民党党主席的身份访大陆，连战发表北大自由主义演讲，宋楚瑜发表清华演讲，在大陆刮起了“连宋旋风”。连战在台湾选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眼里，并不是一位有魅力的政治家，舆论甚至把他视作国民党因傲慢、无能、颟顸而失去政权的窝囊废。

隔海相望，大陆人有自己的观察维度。我们感叹台湾政治家的风度，参照系是一些油盐不进、讳莫如深的蜡像脸。台湾政治的败军之帅，已然在大陆的舞台上风流倜傥，挥洒自如。我们接下来的想法是，连战、宋楚瑜访大陆的出色表现，电视直播让我们直接看到了民主制度塑造的华人政治家风采，但台湾社会呢？台湾人呢？应该还有篇东西介绍台湾，才立体，才全面。谁写合适，放眼华语世界，仔细筛选，目光聚焦在龙应台身上。

我给应台写信约稿，她回信说忙。我说，忙也要写。她说，如果写，写真话，大陆可能也很难发表，是不是换别人写。我就摊牌了：“我们面对海峡两岸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过综

合考虑，选中了你，因为你是知道限制并且能超越限制进行写作的作家，你的作品完全可能在限度以内又不失水准地在大陆发表。换大陆的作家和学者，再好也不能替代台湾视角。”

而且，在新闻管制的情况下，我也不敢保证，约来的稿子能发表。我说：“这有点像赌博。让一个呼吸着自由空气的作家参与可能劳作而没有收成的赌博，多少有点残忍。我们赌博，不能要求你也来参与赌博，但是，我想，我们能邀请你这位海峡两岸历史与现实的知情者，一起来推动历史进步。”

健壮的现场评论，很是老到。他说，这不是一个编辑和一个作者之间的寻常约稿，而是海峡两岸知识分子之间的一场围绕着社会进步、民族福祉的心灵交流，唯如此，“应台这样的作者”才会冒险一赌。

赌局还不仅如此。我和应台有真赌。她把稿子发过来，我们看了，写得高明，踩着极限边界，大观照，“小叙述”，环环相扣，根据我们的经验和当下政治氛围，略加修饰，应能发表。她在香港那边拿着电话不信，我说咱们打个赌，稿子发表了，你在北京请我们吃大餐；枪毙了，我们在北京请你吃大餐。

结果是，她输了，我赢了。冰点同人——我们赢了。《你

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大冰点”一个整版见报，标题改了一个字，“不能”改成了“可能”，内文只删去了无伤宏旨的两句话。台湾《中国时报》同时发表，用的是原标题《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应台在电话里大声说：“跃刚，你这是‘引蛇出洞’。”暗喻“反右”。我说：“不对，我是‘引龙出洞’。”“龙”应台出马，怎么是“蛇”？

与应台合作是一段佳话，与《中国时报》的合作也是一段佳话。《中国时报》是台湾自由派报纸，文人办报的典范，其在台湾的地位，相当于《纽约时报》之在美国。龙文《中国时报》与《冰点》同天见报，所不同的是，《中国时报》见报时加了一段“编者按”，大意是说，“连宋旋风”之后，接着刮的是“龙旋风”，龙文首发《冰点》，《中国时报》转载，而且断言，龙文在大陆发表，“是继连宋北大清华演讲直播之后第三次‘台湾经验震撼’”，云云。

一九四九年以来，凡五十六年敌对，海峡两岸两种社会制度的两大主流报纸，对一篇近万字的长文，如此默契，同时各用整版篇幅发表，前无古人，难有来者。议题，选人，组稿，讨论，交稿，编稿，审稿，见报，《中国青年报》一九七八年复刊以来最敏感的一篇稿子，一路下来，有惊无

险，节奏铿锵，行云流水一般。一位作家，两家大报，联袂创造了历史。

唏嘘之余，更有感佩。《中国时报》“转载”的姿态，而且打破罕登长文的惯例，潜在的话语极其丰富，除了对两岸关系重大转折以及龙文作用的高度共识，高难操作惺惺相惜的体察和相互尊敬，更有我看重的专业伦理之操守。黄清龙是决策者和编者按的操刀人，香港见面，热烈拥抱，像是久别重逢的战友。这位台湾第一大报的总编辑，在香港龙家聚会这些人当中，是少壮派，洞察力和胆魄一流，四十四岁，已经担任了四年总编辑。他是余纪忠先生生前选拔的最后一任总编辑。

由此想到一九九九年空降到《中国青年报》的新任总编辑问我，怎么当好一个大报的总编辑。我送他六个字：发稿子，担责任。说得完整一些，应该是八个字：敢发稿子，敢担责任。他没接着问，接着问，我就会告诉他我心向往之的《大公报》四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中国青年报》是党报，“不党”做不到，按照专业主义的伦理、标准，做到“不卖、不私、不盲”，应可努力。

这就是健壮说的为民国时期《大公报》所引领、《中国

时报》余纪忠先生承继和追奉的自由主义“文人办报”传统。在《中国青年报》则是报人自许，“同人办报”。“文人办报”与“同人办报”，虽差一字，确属同宗，有着极其相似的精神气质和国共两党同质政治文化笼罩下的办报经验。所以，我们说“打擦边球”、“埋地雷”、“试底线”这样一些大陆新闻界的“黑话”，他们便心领神会，脸上露出诡秘坏笑。这些勾当，他们在“戡乱时期”都有炉火纯青的表现。

也有些许差异。台湾报人，大多是在“之乎者也”、“礼、义、廉、耻”传统教育下长大的，而且大多有西方留学、游学背景；承继民国报人办报遗风，竖版繁体字，往右翻看，喝咖啡，品红酒，文章和交谈，经常蹦出几个英语单词。

大陆则不然。仅举《中国青年报》为例。我扳指数过，《中国青年报》黄金时期的中坚力量，少数是科班出身（严格说，恢复高考以后，工农兵大龄男女青年赶末班车，涮一水的大学新闻系、中文系四年呀呀乌教育实在算不得什么），大多是野路子“自学成才”，知识青年（农民）、剃头匠、煤黑子、清洁工、转业军人、车钳洗刨工，这些“车船店脚衙”辈，不管出身家庭如何，个个都是底层打通关上来的“转世党”，下辈子也说不出“盍各言尔志”之类的话来。

故两岸自由主义报人渐次看出了分野。那边说着软软的“国语”，多文人气，这边五马长枪，多江湖气。按照自由主义分类，玩笑大致说，台湾报人的性格是“文人——消极自由主义”，大陆则是“响马——积极自由主义”？总之，就在龙家客厅里，文人和响马扎了堆，让我看到了《中国时报》传统的厉害。除了殷允芃，清龙不必说，健壮、惟纯、陈浩都是《中国时报》一脉。延伸出来的《新新闻周刊》“四巨头”健壮、周天瑞、南方朔、胡鸿仁，都是《中国时报》名宿。

而且，香港龙家沙龙一结束，清龙卸任，赴美游学，健壮离开十八年后，带着伊梅尔达·马科斯夫人身上他“这辈子闻到最浓的香水味”，再回《中国时报》，接替清龙出任总编辑，“寻找张季鸾”去了。上任前，他在香港《明报》发表了《举目不见一个报人》，哀叹新闻界在“苹果潮”的冲击下，已经改写了新闻定义。“举国尽是政客，举目不见报人。”“却是党、卖、私、盲四者俱全，‘四不主义’早被‘四全主义’取而代之。”可谓“临危受命”，注定要当与一个时代告别的悲剧英雄。

他赴任前的宣誓，便是他这本纪念并献给余纪忠先生的《凯撒不爱我》文集。一看便知，健壮的野心很大，他高擎“自

由主义”、“新闻专业主义”两面旗帜，竖标杆，挽狂澜。他下了大工夫，从“扒粪运动”到“最危险的总编辑”，近百年的历史，一路缕过来，五十二名自由派记者，五十三个传奇故事。新闻是什么？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

这些人物和故事，对于大陆读者，有的熟悉，大多数陌生。熟悉者，如斯蒂芬斯、法拉奇、李普曼、雷斯顿、克鲁格曼。大陆与台湾一样，都是照猫画虎，读着西方记者的作品学习新闻写作。甚至是读着《参考消息》或“大内参”提高新闻写作水平的。因为语境的不同，我们有着自己的西方名记者名单，前期主要是左翼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约翰·里德、杰克·伦敦、爱伦堡，中国青年记者的阅读对象，八〇年代以后为之大变，能开出一个大名单，威廉·夏伊勒、威廉·曼彻斯特、约翰·托兰、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君特·瓦尔拉夫……

总之，要当大记者，《光荣与梦想》四大卷是要精读的；埃德加·斯诺晚年被毛当了枪使，他的笔下，断然否定有大饥荒的存在，文革“到处莺歌燕舞”，成为笑柄的惨痛教训，必须汲取。

健壮《凯撒不爱我》的第一个故事是“扒粪运动”的开

创者斯蒂芬斯。我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斯蒂芬斯除了一系列让政府和总统头疼的“扒粪”报道外，他还有两个纪录：第一个是在哈佛大学发现并提携了李普曼和约翰·里德两个伟大的记者；第二个是他采访了列宁，从苏联归来后，他跟金融家巴鲁克说，“我已见过未来，它行得通”。这句话跟他的人一样著名。

列宁欺骗了斯蒂芬斯这位伟大的记者。列宁只给斯蒂芬斯看了苏维埃新政权的一面。他见到的“未来”，历史证明，是二十世纪的人间地狱。他的悲剧是，他的左翼倾向，妨碍了他的鼻子，没有闻到苏维埃俄国残暴的血腥味。他采访列宁七十年后，苏联崩溃。

我第二次见到健壮，便有了这篇文章开头的台北街头对话。他已经卸任《中国时报》总编辑，当了教授，一身逍遥。但他如同“最后的莫希干人”，至今没有放下那支笔，成为自由写作的专栏作家，在台湾社会发出自己的强劲声音。他心有不甘，对访问者说：“如果人生从头再来，我还是会当记者……”

我常说，“记者”作为一种职业，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的基因浸透在了不安分的人骨髓里。这种生活方式跟在不

在新闻媒体供职没有关系。互联网技术下的“自媒体”更加证明了我对记者职业的理解。不过，在健壮这里，这个表述似乎还需要强劲一些才解渴才到位：记者是一种有着无穷魔力的生活方式。否则，无以解释健壮至今如此执迷。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于北京双泉堡

序二

健壮如斯

陈浩

二十世纪八〇年代的台湾新闻文化界是个酿酒的年代，有些佳酿现在最适饮，开瓶之后，略等一会儿，醇厚的香气自然逸出。

他极少出现在电视上，但若在电视新闻片段里看到他在一次又一次的司法战役后出现，他说话仍然就像一篇写好的文章，逻辑密实而有思想性，影像里的他让我想起大卫·布林克利那些第一代的（电视）文人记者。

他的文字读来有力气，读后不妨翻到纸页的背面，查看有没有渗透的印子。有些句子颇可颂读，想与他早年写诗有关。